

余德庄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生命的接力 如此美丽

当赞美和荣耀纷至沓来时人们更想知道：
她们遭遇过怎样的家庭不幸和人生困境？
她们经受过怎样的情感波澜和命运悲欣？
她们留下了怎样的奋斗风采和宝贵启迪？

余德庄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生命的接力 如此美丽

当赞美和荣耀纷至沓来时人们更想知道：
她们遭遇过怎样的家庭不幸和人生困境？
她们经受过怎样的情感波澜和命运悲欣？
她们留下了怎样的奋斗风采和宝贵启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接力如此美丽 / 余德庄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9-03823-6

I. 生… II. 余…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8372 号

生命的接力如此美丽

SHENGMING DE JIELI RUCI MEILI

余德庄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别必亮 汪小瑞

责任校对: 廖应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23 字数: 400 千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823-6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母女合照



全家合照

前 言

一段校园佳话，在远隔重洋的东西方广为流传，它们的主人公是一对年轻的中国母女。

新世纪伊始，位于中国武汉东湖之滨的著名学府——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决定以毕业于该校并在该校机械工程系长期任教，曾荣膺“荆楚女杰”和“中华学人”称誉的重庆籍博士生导师吴雅教授之名，设立“吴雅奖学金”。

两年之后，位于加拿大温莎伊利湖畔的名牌中学——麦斯中学决定以毕业于该校，曾荣获加拿大总督奖并曾两度作为加拿大国家代表队成员参加世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留学生雷吟——杰茜吟·雷之名，设立“杰茜吟·雷奖学金”。

以一位中年教授的名字命名奖学金，不但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中国的上千所高校中也鲜有所闻；而以一位外籍学生的名字命名奖学金，不仅在麦斯中学是第一次，在整个加拿大也是破天荒的！因此这两桩盛举不但在相距万里的两校校园和当地社会中传为美谈，也被两国的有识之士视为是意义非同一般，注定会影响深远的事件。

其后不久，深以杰茜吟·雷为荣的麦斯中学决定在校园里为雷吟竖立铜像，并建立纪念碑，种植纪念树，以为永久纪念。

亲临现场的中国和加拿大人士，无不感慨系之。60年前，有一个名叫白求恩的加拿大人，不远万里去到中国，将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精神感动了亿万中国百姓，并成为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个被勒石塑像，永世铭记的加拿大人。如今，在加拿大的土地上，也有了当代中国人的塑像！尽管后者与前者不同时代且情况殊异，却

同样是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尤其因为被塑像的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学生,更体现出这种友谊的广度和深度。

麦斯中学教学楼的宽大走廊里,陈列着雷吟生前参加国际数学奥赛等重大活动和所获各种奖状、奖牌的大幅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雷吟和母亲紧紧依偎在对她们一生影响最大的刘冬环老太太身边的祖孙三代的照片。面对这一对有着春花般灿烂的生命风采的母女和沉静慈祥地端坐在她们中间的老太太,来自中国、加拿大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赞美慨叹之余,常常不禁要探询细问:

她们从哪里来?她们何以会得到人们这样的推崇和赞美?她们有着怎样的家世背景和人生际遇?她们承受过怎样的情感波澜和命运悲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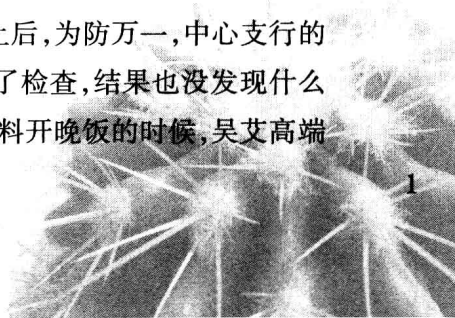
正是怀着同样的感佩和一探就里的冲动,笔者锲而不舍地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追索采访,终于撰写完成了这部纪实作品。

1961年1月7日,在中国西部四川省荣经县境内的一个名叫斑鸠井的偏远矿山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了本书主人公一家几代人命运的事情。

当时,整个中国都陷入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之中,饥谨像无孔不入的虫子一般咬噬着人们的肌体和神经。在这场仿佛望不到尽头的巨大灾难面前,刚伴随着新生的共和国走过十个年头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丧失信心,许多人在忍饥挨饿中仍咬紧牙关,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雅安地区中心支行计划科任主任科员的吴艾高先生,就是这些人其中的一个。

那一年元旦前,吴艾高去到斑鸠井焦矿场储蓄所与荣经支行共同搞驻点调研,回到雅安后写成经验总结,准备在月中举行的全地区行长会议上进行介绍推广。吴艾高对支行领导交办的这一任务极为重视,为了使所写材料更加生动丰富,于元月7日搭乘运粮货车重返斑鸠井矿山,不幸却在半途遭遇车祸——在盘山公路的一个急弯处被从车顶上重重地抛了出去!

司机听见响动立即刹车,出乎他意料的是,被摔倒在乱草丛中的吴艾高除了脸上和手上有轻微擦伤之外,竟看不出有什么大碍!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跑基层,跋山涉水,风来雨去,小伤小病早已是家常便饭,他向司机挥挥手便起身继续赶路了。到达矿上后,为防万一,中心支行的驻点人员还是将他送到矿区临时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大家以为无事了,都松了口气。不料开晚饭的时候,吴艾高端着饭钵刚扒了两口,脑袋却突然垂了下去!



尽管矿山医院立即组织实施了抢救,但吴艾高仍因脑内颅大出血于几小时后不幸辞世。就这样,这位年方 38 岁的银行职员,连一句话都没能留下,便仓促地离开了自己所牵挂的亲人和所热爱的这个世界。当时,他的妻子刘冬环才 33 岁,女儿吴雅刚满 6 岁,儿子吴稚仅 4 岁。

吴艾高在斑鸠井出事的时候,冬环正在几十公里外的宝兴县人民银行的一个区营业所里检查工作,接到县行“立即返回”的通知,她步行几十里,风急火急地赶回县里。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冬环犹如五雷轰顶,顿时全身抽搐,不省人事。当她在同事的呵护下终于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个强烈反应就是:“这不可能!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说没了就没有呢!”听说出事的地点是在荥经县时,她越发觉得蹊跷——这更不可能!他明明已经从荥经县回到雅安了,还托人带了信和糕点给她,怎么会在那里出车祸呢!然而,当她在昏昏沉沉中带着那一丝疑惑抵达雅安后,一切侥幸和祈愿都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灰飞烟灭了——她不但知道了艾高后来又去了荥经以及出事的详细情况,而且得悉丈夫的遗体还停放在斑鸠井矿上,正等待着她亲自去料理后事。

天塌了!

2

突如其来的劫难令冬环悲痛欲绝。但她毕竟是一个经历过多年苦难磨炼的女子,她知道自己在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儿女面前不能颓然倒下,她必须要在这个泰山压顶般的沉重打击面前咬牙挺住——从今往后,她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

她脚步蹒跚地回到家中,见到了母亲胡想英。老太太对发生的事情还浑然不知,直到发现女儿哭红的双眼,才愕然怔住。冬环泣不成声地把刚发生的天大不幸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母亲,母女俩抱头痛哭。

冬环与母亲商议,两个孩子还太小,肯定接受不了这样严酷的事实,得暂时瞒着,以后再慢慢告诉他们。这时老太太却恍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艾高出事的第二天，她送雅儿上学，路过雅江桥时，就听见有人议论说，中心支行有个姓吴的干部在荣经出车祸死了，留下一儿一女……她听后心里一紧，赶紧牵了雅儿往前走，不料这话却让雅儿听到了，着急地追着她问：“婆婆，他们好像在说我爸爸呵！你问问他们呀，是不是我爸爸……”她厉声制止她道：“不准打胡乱说！你爸爸好好的，哪会是他呢！”实际上当时她就已心慌意乱，只是一直压着没敢外露，回来后也一直没敢出去打听。

母女俩不知该如何面对两个肯定会死活地要爸爸的孩子，伤心垂泪地想来想去，最终也没想出个万全的办法。

中心支行派了个男同事陪冬环到荣经去料理艾高的后事。原以为艾高的遗体是被安顿在医院太平间里，去了方知还停在临时地点。所谓临时地点乃是医院背后空地上的一顶看上去摇摇欲坠的旧帐篷。当冬环进到里面时，发现已经去世三天的丈夫正孤独地躺在帐篷角落的一张破草席上。她奔过去跪在丈夫跟前，一时泪如雨下，不能自抑。当她用颤抖的手揭开盖布，看到那双似乎还微微睁着的、平时充满活力和温情而今却没了点生气的眼睛时，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痛迅疾地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直到此时，她似乎才真切地正视了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艾高，她至亲的丈夫，儿女至爱的父亲，已经撒手人寰，永远离去了！

因矿上无车，冬环只得雇来一辆破板车，一路颠簸地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荣经县城。这时她心里已有打算：要将丈夫的遗体火化，将骨灰永远保存在身边——她生生死死都要和爱人厮守在一起！

但当时只有省会成都才有火葬场，这一路过去数百里，运输部门也没有专门的殡葬车，只有先到雅安再想办法。她不得不又雇了一辆板车，在风雨交加中陪护着丈夫行进，一路上脸上流的分不清是雨水、汗水还是泪水。天黑了就在路边的鸡毛小店投宿，拂晓又顶着星光上路，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方才到达雅安。

在这座一年四季雨水不断的川西小城中，他们这一对同由西南大都市重庆调来此地，又同在银行工作的年轻夫妇和他们温馨和美的一家子，曾吸引过多少艳羡的目光，而今却家破人亡，沦为大家惋惜同情

的对象了。

艾高的九弟冀高闻讯从成都赶来,见到憔悴不堪的嫂子,抢步上前双手扶住,一声“七嫂”出口,已是双泪长流。正满腹痛楚无处诉说的冬环,在亲人面前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冀高详细询问了兄长出事的经过并得悉她想将丈夫的遗体运往成都火化的打算后,深表理解和支持,这给了她莫大的安慰。但从雅安到成都两三百里路,再用板车拖运显然是不现实的,当时雅安市面上也没有租车的业务。正在焦虑无措之时,冬环想起曾有过交往的军分区运输团的陈政委,便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军分区大院求助。陈政委听后极爽快地表示:“没问题,军民本是一家人嘛!部队平时得到地方上和老百姓的多方支持,现在你们遇到这样的不幸和困难,我们派个车还不行吗?再说,遗体火化也是国家所提倡的嘛!”

冬环感动得热泪涟涟,从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身上,她确乎又找到了从在上海参加革命随军南下起,就一直紧紧吸引着自己的“革命大家庭”的氛围和革命同志间的深厚情谊。

3

如何面对两个年幼的孩子?这是冬环一开始就忧虑不已的问题。她觉得在艾高遗体运往成都火化之前,一定得让两个孩子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不然定会给他们和自己都留下无可弥补的终身遗憾,但两个孩子能够经受这样惨重的打击吗?幼年丧父的她,深深懂得这种伤痛是会刻骨铭心地伴随一生的……

冬环和母亲一起去接两个孩子。当时女儿和儿子都在专区托儿所全托,那里曾是夫妻双双怀抱儿子手牵女儿进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睹物思人的伤心之地。她怕母亲受不了,让她在外面等着。

那时吴雅虽然只有6岁,却已经有些懂事了,当她由老师牵出教室,见到只身前来的妈妈时,立即就红了眼睛,带着哭腔问道:“我爸爸呢?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没有来呀?!……”

冬环顿时明白瞒住女儿是不可能了。她捧着女儿的脸,哽咽着叫

了一声：“稚儿哪！……”便泪如泉涌，说不下去了。

小吴稚还从来没有看见妈妈这样悲伤过，一时吓坏了，紧搂着妈妈大哭道：“妈妈不哭！妈妈不哭！……”她仿佛已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冬环只觉得万箭穿心，欷歔着紧抱着女儿，为她抹去流淌的泪水。这时儿子也由老师牵了出来，他懵懂地望着妈妈和姐姐，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深爱自己的父亲。

目睹了这一幕的许多老师都不禁潸然泪下，有人默默地走过来，轻抚着冬环和一双儿女，表达他们的同情和关心。

当天晚上，一家老小沉默无语地挤在艾高生前住过的那间小屋里，除了小吴稚一个人呼呼大睡之外，外婆、冬环和吴稚都久久不能入眠。吴稚一直依偎在妈妈的身边，睁着眼睛撑了大半夜，方才迷糊过去，但只要妈妈有一点动静，她就会惊醒过来，抬头轻唤着妈妈，直到发现没有事情，才又睡去。

第二天上午，冬环在神情恍惚中，拖着沉重的双腿，在冀高和陈政委派来的部队同志的帮助下，将艾高的遗体装上军用卡车，留下外婆守家，然后自己带了一双儿女，同车前往成都。

当时从雅安到成都的路况很差，待赶到成都时，已是夜幕降临，火葬场关门下班了。几个人只得先将艾高的遗体搬下来放在空地上。小吴稚知道大人有事办，懂事地牵着弟弟的手，在凄厉的寒风中守护在爸爸身边。冬环和冀高去向值班人员苦苦哀求，对方得悉他们远道而来，总算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先收下遗体，第二天再补办手续，进行火化。

眼见艾高的遗体就要送进太平间，冬环知道与丈夫最后诀别的时刻来到了，一时悲恸不已，她让推平车的工人停下，然后将女儿和儿子拥在怀里，小心揭开罩在艾高脸上的白布，颤声说道：“稚儿，稚儿，来向你们的爸爸告别！”

冬环泪眼模糊地端详着静静地躺在平车上的丈夫，在心中默默地说道：“艾高，你就放心走吧，我绝不会辜负你的心愿，一定会把儿女好好地抚育成人，我会把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都告诉你，愿你的灵魂时时与我相伴，给我鼓励 and 力量，等我百年之后，就来跟你团聚，你放心走吧，

放心走吧……”

小吴雅目不转睛地看着最亲爱的爸爸，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地往下掉；小吴稚那时对于“死亡”还完全没有概念，只以为爸爸是“睡着了”。

看着哀伤不已的女儿和一脸茫然的儿子，冬环的心都碎了……

把艾高的遗体安排好之后，当晚冬环和两个孩子就歇息在九叔莫高家里。第二天她和莫高一起回到火葬场，办理了火化手续，给丈夫换了衣服整理了仪容，然后依偎在丈夫身边拍了两张合影。

当工人把艾高的遗体送进焚化炉时，冬环不禁泪如泉涌，失声痛哭。

一个至爱的亲人，就这样在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经过一段死寂般的等待之后，已是欲哭无泪的冬环终于捧着丈夫的骨灰盒，走出了火葬场的大门。莫高默然地陪伴在嫂嫂身边。

4

两天后，冬环婉谢了莫高和弟妹的再三挽留，捧着丈夫的骨灰盒，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成都回到了雅安，然后举家搬到了宝兴县。

宝兴县地处边远，狭窄的街道，弯曲的小巷，破旧的瓦房，挑担背篓的农民和满街吆喝的小商贩，使小小的县城活脱脱地像一个大乡场，环境条件与雅安不能相比。但这里有一种冬环最为看重的东西，那便是人与人之间尚未淡漠的情谊。当她捧着丈夫的骨灰盒，拖着老老小小的一家子回到县里后，上自行长下至科里的同事纷纷前来看望安慰，大家怕她悲伤过度，一再劝慰她，要她节哀保重，理智对待，振作起来。一家子所住的那间仅有12平方米的小屋里，一时充满了殷殷的关怀和融融的温情，她那颗在雅安已是打霜结冰的心，重新感受到丝丝温暖。

实际上，尚在雅安和成都料理丈夫后事的时候，她即已清醒地意识到了残酷的现实所压落在她身上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并在心头一再提醒和告诫自己：这个破碎的家现在只有靠你来撑持了，年迈的母亲不能没有女儿，年幼的孩子更不能再失去母亲，今后的日子无论多么艰难，

你也不能倒下,决不能倒下!你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尽到女儿和母亲的双重天职,一定要实现丈夫的遗愿,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然而,严峻的生活现实,却不是仅凭决心就能消除的。一个丧偶的女人要独力支撑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真是谈何容易!迎面而来的数不尽的晨昏朝夕,油盐柴米和点点滴滴,实在是太具体了!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冬环不得不经常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到郊外去挖野菜,运气好时,也可以向当地的农民买到一点残剩的胡萝卜和红薯。为了保证两个孩子的营养,冬环和母亲将自己的主食压减到了最低限度,结果因营养严重不良,双双患上浮肿病,脚背肿得发亮,小腿一按一个大窝,成天有气无力,走几步路就得扶着墙站上半天。想到母亲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跟着自己受这份罪,冬环心如刀割。母亲对此却无怨无艾,依然是成天默默地埋头做事。后来她想方设法地将母亲送进医院输了一点葡萄糖,又高价买来一点黄豆补充营养,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正在她万般焦虑之际,适逢在西昌工作的艾高的十弟蕙高到少数民族地区出差时买到一些酥油,听说她们的情况后,立即专程送来一罐。捧着带有亲人体温的酥油,冬环感动得不知说何是好。她在北京工作的伯父刘子谷闻悉他们一家的境况,也从自己的高干特供食品中省下几袋奶粉千里迢迢地寄来。当时北京的高干每月也就是特供两袋奶粉,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可以说,这几袋弥足珍贵的奶粉当时真是救了她一家老小的命啊!

5

凄风苦雨中,1962年的清明节来到了。当地习俗跟冬环的湖北老家一样,清明节要给亲人上坟,艾高无坟可上,冬环只能在丈夫的骨灰盒前烧上几炷香默默奠祭。

和往常一样,冬环帮着母亲忙完家务,等两个孩子和老人都入睡以后,才在夜深人静中坐下来,像往日一样对着墙上艾高的遗像,在心里

向亡夫汇报自己和家里一天的情况——单位和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孩子们有什么长进等等。她相信他能听见，她要让他放心。一年多来，夜夜如此，从未懈怠。

她深情地注视着丈夫的遗像和桌上的骨灰盒，开始在心中与丈夫对话：艾高，你在那边还好吧？一年多了，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想到我们七年的夫妻恩爱，想到你对我的种种关怀体贴和对家庭对孩子的倾情尽心，我就无法平静……艾高，我知道你丢不下我们娘儿母子，也担心外婆。但你放心吧，我们现在都很好，你最应感到宽慰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健康成长，他们跟你在的时候一样，很乖很懂事，吴雅已上小学，成绩也很好，上学期考试语文和算术都是满分，老师们都很喜欢她。雅儿非常顾惜弟弟，稚儿也很爱姐姐，姐弟俩跟你在时一样亲密无间。艾高，你放心吧，孩子是我们共同的骨血，我会好好地看护好他们，把他们培养好的……默念到这里，冬环停下了，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夺眶而出。

她忽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轻轻地靠在了自己的身上，紧接着脖子又被什么温软的东西围住了，诧然抬头，她在黑暗中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和一双泪光闪动的眼睛——是雅儿！她极感动也极歉然地转过身去，一把将不知什么时候悄然来到自己身边的女儿紧紧地搂进怀里。

女儿默默地用小手为妈妈擦着眼泪，妈妈用脸颊摩挲着女儿的头发。母女俩就这样在黑暗中长久无声地依偎着。前几天，学校的语文老师告诉冬环，最近他们搞了一个命题作文《记最难忘的一件事》，吴雅写了爸爸因公去世的事情，写得非常真切感人，老师们争相传看，慨叹不已。冬环特意拿来看了，从读第一句话就开始掉泪，直到最后。女儿对爸爸的感情有多重，思念有多深啊！

冬环终于意识到这样坐下去不妥，轻轻拍了拍女儿道：“雅儿乖，上床去睡觉吧，你明天还得上学呢。”

“妈妈，你怎么不睡呢！你明天不是也要上班吗？”女儿回道。

冬环无言，良久，方才又开口道：“雅儿，好，妈妈这就睡，我们都睡吧。”

不想女儿却一下搂紧了母亲，呜咽道：“妈妈，我想爸爸，我想爸

爸！……”

“雅儿乖，你看，你爸爸不就在我们身边吗？”

女儿泪眼迷离地看着墙上的爸爸遗像，又伸手抚摸着桌子上的骨灰盒，然后回过头来认真地看着母亲说：“妈妈，外婆说，我们平时做的事情爸爸都能看见，是吗？……”

“是的，乖女儿，你爸爸都能看见，他一直在关心着我们呢……”冬环哽咽着，眼泪又流了出来。

女儿紧抱着母亲恸哭道：“妈妈，我要乖！我要听你和婆婆的话！我要带好弟弟！……”

冬环动情地亲吻着女儿泪涔涔的脸蛋说：“雅儿，妈妈知道你乖，妈妈也都跟爸爸讲了，现在你就听妈妈的话，上床睡觉好吗？”

女儿用小手擦干妈妈脸上的泪水，依偎在妈妈怀里。

冬环不由得又搂紧了女儿，说道：“雅儿乖乖，妈妈有你这样懂事的女儿，再苦再累也甘愿啊！”

就在那以后不久的一天，冬环发现了一件更令她感动和揪心的事情。有一天她到县政府办事，发现路边的一处煤渣堆上有两个周身都弄得黑乎乎的小人儿正蹲在那儿捡煤渣，走近看时，竟是自己的一双儿女！她的双眼一下就被泪水罩住了：妈妈的女儿和儿子呀，你们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呵！可是她也想不通：一个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而奋斗牺牲的国家干部的子女，怎么会落得跟旧社会捡煤渣的三毛一样了昵？……小姐弟俩自然不懂得大人的复杂心情，发现妈妈来了，争相举起身边的小篮子，把里面的战利品——一些没有烧过心的煤核展示给妈妈看，还不停地解释说：“妈妈，婆婆说这种没烧过心的煤核可好烧啦，烧着不冒烟，烤火最好啦！……”

实际上，当时年仅七八岁的吴雅不但在学校是讨老师同学喜欢的好学生，在家里也早已懂得为妈妈和外婆分忧了。有一次她放学回家路过县粮食局时，听说那里正在处理一批烂红薯，立即跑回家告诉了外婆，然后提了布袋子带着弟弟就跑到县粮食局排队等候去了，因为人多东西少，场面非常拥挤，她让弟弟在路边上去等着外婆，自己挤在队列中一点一点地往前移，眼看红薯堆越来越小，大冷的天，她却急得额头

上沁出了汗水。天可怜见,最后总算让祖孙三个买到了一堆烂红薯。他们当即就学着旁人的样子进行就地处理,先将尚好的选出放在一边,又将全烂的扔掉,然后集中力量打整半好半烂的,用刀把发霉变质的部分削去,将好的部分留下。冬环下班后也赶去跟她们一起弄,一直弄到天黑才告结束,一过秤,竟有十几斤!吴雅就像挖着了金元宝似的,高兴得拍着巴掌直跳。当吴雅和外婆不停地剜着烂红薯时,饥饿难耐的吴稚的嘴却没有停下,在一边大啃特啃,最后竟将门牙啃掉了一颗!吴雅一边划着脸蛋羞弟弟,一边掏出小手绢为他擦嘴,然后和妈妈、外婆一起,欢欢喜喜地把红薯搬回家。

平时,吴雅在家里抹屋、扫地、择菜、带弟弟……里里外外,可以顶得上半个大人。邻居们交口称赞:这样勤快懂事的小姑娘,真是少见!

6

吴雅和吴稚姐弟俩的关系之亲密,街坊邻居尽人皆知。吴雅对弟弟关心备至,有什么吃的用的总是先想到他,平时不但陪他玩儿,还教他读书识字。弟弟淘气,偶尔犯了“错误”,在大人面前,她总是责怪自己没尽到姐姐的责任,千方百计地护着弟弟,下来之后再耐心地对弟弟讲,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小吴稚也非常爱自己的姐姐,成天如影随形地跟在身后,有了任何好事情——发现地下有一群小蚂蚁啦,看见窗外飞过一只小蜻蜓啦……——总会“姐姐、姐姐”地叫个不停,让姐姐来跟自己一起分享快乐。小家伙特别聪明好学,对姐姐上学读书的事情怀有极大的兴趣,平时他跳进跑出,一刻也停不下来,但只要姐姐一搬出小凳来做功课,他就安静了,守在旁边,吵着要外婆拿纸笔学姐姐写字。

除了休息日,每天早上和午后,外婆都要送姐弟俩上学上幼儿园,一般是先就近把弟弟送到机关幼儿园,再送姐姐到城关小学。吴稚一天当中最难过的便是和姐姐分手的时候,好不容易将他交到幼儿园老师的手上,外婆和姐姐才转身吴稚便追了出来,站在门口眼泪汪汪地目送着她们离去,常常都是她们走出好远再悄悄地回头看时,小人儿还一

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后来情况又有了发展：有好几次，他竟哭叫着不顾一切地追了出来，老师在后面大声招呼喊叫也没有用，她们只得停下再将他送回去。到最后，小家伙干脆犟着不进幼儿园了，哭死哭活地要跟姐姐一起去上学，怎么诓哄都没有用。外婆实在没有办法，有一次便依了他，带他去了吴雅的城关小学。没想到，小家伙竟得寸进尺，非要跟着姐姐进教室读书不可！外婆不许他胡闹，威胁再闹就要打屁股，吴雅却心疼弟弟，跑去向班主任老师求情让弟弟进教室听课，她保证弟弟不会吵闹影响别人。老师见过很多闹着不想上学的孩子，但还没见这种年龄差着一大截却闹着想读书的孩子，觉得又可笑又可爱，竟破例同意他进了教室，同时说明白：必须遵守课堂纪律。外婆怕他没听明白，又重复了一遍。小家伙眨巴着眼睛，庄重地点头表示同意。可惜教室里面没有空座位了，只好安排他挤在姐姐旁边当个小旁听生。

大人们包括母亲、外婆和老师，先都以为不过是小孩子图新鲜，过两天就会自己打退堂鼓的。不料一天、两天、三天……小家伙不但没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反而越发来了劲，不但要求一样听课，还要求一样地举手发言，一样地做作业！试了试，竟然还像模像样的！吴雅趁机向妈妈提出：让弟弟与自己一起上学！她极言弟弟的聪明和努力，希望妈妈顺了她和弟弟的心。面对着一对好学上进的小儿女，冬环又是怜爱又是欣喜，便亲自去到学校，请求校方能给小吴稚一个特殊关照，同意他跟班上课。学校考虑到实际情况，最后也就真的同意在吴雅旁边为小家伙加了一张凳子。

刚过五岁的吴稚就这样正式成为宝兴县城关小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小旁听生，小姐弟俩也第一次成为“同窗”。

（这次“同窗”经历，仿佛是姐弟俩一生求学经历的一次预演，若干年后，各种各样的机缘使他们不断地成为“同窗”，直至双双在同一所大学里同时拿到博士学位。）

外婆还是跟以往一样，每天接送小姐弟俩上学。后来吴雅觉得自己已经大了，完全可以带弟弟上学，就提出不让外婆接送了。冬环亲自考察了几趟，再三交代了有关事项后，同意了她的要求。

事实证明小小的吴稚是个非常称职的姐姐。姐弟俩每天上学放学